



部分所谓的“民主国家”来组成一个阵营联盟，并制造出“中、俄敌人”的幻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军备竞赛如火如荼，特别是**美国军费预算再创历史新高，达7680亿美元，超过其后第二至十六名之总和；这充分证明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时警告美国和世界人民需要警惕的“军工复合体”不仅存在，而且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军工复合体”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战争的危险！**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究时就可以发现，甚至有人正在直接试图挑起俄乌之战，并且蓄意以中国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为借口来寻求挑起台海战争的可能性……这一切，都标志着今天的世界确实如普京总统所言正处于一个类似于百年前那样的危险的十字路口。

美欧危机加深

而美欧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进而导致其内部产生严重的全面社会矛盾、分歧和冲突则是最严重的危机源。这一点，我们往往容易

因为西方的“民选体制”能够转移矛盾焦点而忽略。但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内部爆发，而非因意识形态分歧而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引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苏联革命早已成功。当时的中国也并非共产党执政。占领中国大半领土后的日本选择了南下，之后又攻击美国。法西斯德国的希特勒打败、占领波兰后，也首先选择南下入侵法国，与英法爆发全面战争。今天回首，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内部各大大资本之间的矛盾，因而战争是在他们之间爆发的……

当今世界上同样存在着三大主要矛盾，中国、俄罗斯与美欧等“民选体制”国家基于意识形态之矛盾、基督—犹太教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基于宗教信仰及文明冲突之矛盾，以及西方内部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基于全球化利益产生分野之矛盾。而历史告诉我们，最危险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矛盾。表面上看似意识形态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但实质上却很有可能第三大矛盾即西方内部民族产业资

左上图：2022年2月8日，德国联邦总理朔尔茨（中）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右）和波兰总统杜达一起在柏林举行会晤，重点探讨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

右上图：2022年2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并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

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野才是最危险的矛盾。特别是目前在全球占据着（幕后）统治地位的跨国金融资本正处于这三大矛盾的中心地位之际。

二战后西方“民选体制”国家之所以表现得似乎总是很“稳定”，“打赢”了冷战，收取了苏联解体的红利，甚至正在主导着世界格局走向“民主化（其实应该说是“民选化”更为确切）”“终极体制”，是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的。“民选体制”能够顺利运行需要两大前提条件：一是“民选体制”国家由于殖民主义掠夺、率先工业化而形成科技、工业优势、进而主导世界贸易和货币霸权、形成其国民社会经济领先态势，选举任何人上台都能保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上升发展；二是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平水准必须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然而“经济持续发展”和“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两大条件今天都出现了问题。以法国为例。二战后的“黄金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平均5%以上）结束后，法国进入经济缓速增长时期（大约2.5%），而近十多年则进一